

读书,
让你更有力量

全民阅读



编者按:袁忠岳先生曾任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协理事、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如今已经退休的他,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在《诗刊》《中华诗词》等杂志发表文章。近日,他接受齐鲁晚报专访,畅谈其个人的阅读经历。

袁忠岳:在阅读中独立思考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王风伟



袁忠岳先生近照

“小小图书馆”里萌生阅读梦

齐鲁晚报:您是如何与阅读结缘的?

袁忠岳:我出生在上海,后来和母亲迁回定海老家居住。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少年时代的阅读都是由个人的兴趣指引的,所以手头能得到什么,我就读什么。那时读书的类型可以用“杂乱”二字形容。

在上海和定海,因为大环境的不同,两个地方流行的文学特点也不一样。在上海时,我喜欢侦探小说,经常偷偷攒下零用钱买《大侦探》之类的杂志。父亲那里有一些当时热门的言情小说,我也看过一点。随母亲回到定海后,定海是个乡下的小地方,在那里我读到了《岳飞传》、《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市井小说。这能看出环境对阅读的影响。

齐鲁晚报:在少年经历中,您曾经提到在“小小图书馆”帮过忙,这对您有什么影响?

袁忠岳:1950年,在我外祖父家的西厢房中,一些上海进步人士的组建了一座“小小图书馆”,郭沫若曾为“小小图书馆”题词。当时定海的局势不稳定,我辍学在家,自然就成了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我管理书籍借阅,自己也在哪里读书。

“小小图书馆”内的书籍主要有两种,一部分是解放区文学,像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一部分则是经典名著,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都有。这个小图书馆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短短三

个月的图书管理员经历,其实是我个人人生阅读的一个节点,我对阅读从消遣转为对文学的爱好。可以说,在“小小图书馆”帮忙的经历是我系统阅读的开始。

齐鲁晚报:您当时最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袁忠岳:我最喜欢巴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这两位作家都比较擅长抒情,他们的作品文笔优美,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独立思考是写作的源泉

齐鲁晚报:您上大学时,校园里的读书氛围怎样?您大学期间喜欢读什么书?

袁忠岳: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正值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昂扬进取、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的气氛中。很多人告诉我们高中生:你们是国家的宝贝。国家提出这样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那时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喜欢苏俄文学。

大学时候读过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给我印象较深,书中的主人公叫娜斯嘉,当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曾提到过这部苏俄作品。娜斯嘉那种不畏权威、敢于和沉闷僵化的体制作斗争的精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大学时代读过的苏俄文学作品中青年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热爱,让我感同身受,也从那时起,我形成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

式。

齐鲁晚报:这种思维方式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忠岳:我很喜欢“辩论”,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同的观点,我都愿意与大家讨论、商榷,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辩论”也最能激发我的写作热情。我认为,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如果学生有自己的观点,我都主张他们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甚至是辩论,这样才能碰撞产生更多的东西。

要带着疑问去阅读

齐鲁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对诗歌产生兴趣的?

袁忠岳:在大学时,我读过很多苏联诗歌和中国的现代诗,臧克家、艾青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诗人。后来我在苜蓿南一中教高中语文时才真正开始对诗歌和诗歌理论感兴趣,也有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当时我不但读诗,还写了不少诗歌,也得到了肯定。

确定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以后,我读了很多关于诗歌理论的书,这些书都是需要细读的。我之前说过,我喜欢“辩论”,但“辩论”最需要理论基础支撑,如果你不懂得理论,怎么与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所以在我看来,读书是获取理论基础的途径。

齐鲁晚报:在阅读方面,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袁忠岳: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

辨别力和判断力,在读书的时候,既要求真,也要有所怀疑,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不带偏见地选择书籍阅读。要从主观上排除偏见,同时带着疑问阅读,才能筛选出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

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太少

齐鲁晚报:迄今为止,哪本书给您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袁忠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一共有三部曲。第二部卷首的题词我现在还记得:“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当年第一次读到这部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经过“摘帽右派”的岁月和“文革”,这部书的有些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这几句话却一直印象深刻。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在苦难的岁月中面对苦难。在“文革”期间,很多人经不住摧残,有的人自杀,有的人精神遭受创伤。人生的经历越多,我对这本书的体会就越深刻。

齐鲁晚报:您现在主要读什么类型的书?

袁忠岳:我现在比较喜欢读那些讲述历史真相、揭开历史面纱的书。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地正视历史。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对历史负责,一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决定国家的发展程度。所以我会去读那些真实讲述历史的书,只要有人还在进行整理、写作,把那些故事写出来,这就

是社会的进步。

齐鲁晚报:随着网络的发展,写诗的门槛似乎越来越低了,对此您怎么看?

袁忠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发表诗歌更加自由,写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却太少,有些从事诗歌评论的人也是因为职业需要才读诗。有些诗或许很不错,但没有人去读。诗歌重在发现,若不去读诗,就永远难以发现。当前诗歌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筛选机制,让好诗能被更多人读到。

前段时间,有位网络诗人叫余秀华,她在博客中写诗,还出过书。其实她的诗歌还是不错的,但有诗歌评论界人士把她称为“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我觉得这就有些过誉了。虽然余秀华的诗具有一定现代诗的风格,也确实得到了诗坛界的认可,但她生活的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尽管电脑与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她的视野范围,但总体来说,她的诗歌还是缺乏系统的修养与指导,在艺术性上差了一些。

就像前段时间去世的汪国真,诗歌界有人反省:他是个好人,但他的诗一直没有得到诗歌界太大的认可,是不是其诗歌的价值被低估了?其实,汪国真的诗确实很受青少年欢迎,但是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深刻性方面,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足。但他的诗有一定的受众,比如年轻人就很喜欢这种“心灵鸡汤”似的鼓舞。其实,只要有人喜欢,诗歌本身就存在的价值。



【读书会】

房伟:王小波未完成他的巅峰之作

本报记者 刘帅 朱洪雷

尽管已经去世18年,但王小波的影响依然不减。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日前做客齐鲁晚报“青未了·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的新书《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本报摘录部分读书会实录。

房伟:我接触王小波的作品是在1997年,看了他的《白银时代》。当时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总给我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感觉不到精神力量,但读王小波的作品就不一样。我非常感动。

王小波一定程度上是我的“情结”,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他给我的心灵很大的激励。我在为传记写作搜集材料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我又掌握了一些新资料,以后修订的过程中,我会逐渐丰富内容,其中也包括我个人对王小波的再认识。

为王小波立传,一定程度上是不讨好的事。有的人认为我对王小波的评价太高,但王小波的粉丝们又觉得我对他评价不足。在我对王小波的朋友和家人采访和交流时,第一感觉是“王小波是一个好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好,他的母亲宋华女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儿子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她非常朴实,认为小波智力中等,在几个孩子中不是最聪明的。同时,采访过程中,很多朋友,虽时

隔多年,但一提起王小波还会失声痛哭。这对我震撼很大。2012年秋,我去祭拜过王小波的墓。当时门口卖花的老太太见到我,开口就问是不是去看王小波的,可见来的人不少。墓地上,放着很多花、二锅头酒瓶子和留言,有的字迹已模糊。从1997年一直到2012年都有,诸如“你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我一直在想,新时期以来有多少作家能在“盖棺论定”的时候,享受到这样的荣耀?这是读者心灵的评判。你不能不承认,王小波的文字、思想和人格魅力很大,而这种魅力,对当下的文化语境来说,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坚持把“反思王小波”和“弘扬王小波”并置的原因。

当然,作为没经过太多文学训练的作家,王小波有的作品很精彩,堪称伟大的经典,如《黄金时代》,但王小波的文学语言,我个人认为,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越往后的作品,有很多文字苍白、拉杂、概念化。王小波其实还在发展之中,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巅峰之作”。可以说,王小波是新时期以来,别开路径的文学先锋。他开创了一种别样风格和思想形态的写作,和主流文坛有联系,但却有着巨大差别。

读者:假设您能与王小波对话,您最想问他什么问题?

房伟:挺想知道他创作的延

续。像阿城、王朔等,受到苏俄文学影响比较大,王小波可谓另辟蹊径,他受到欧美文学影响比较大,有自己叛逆的想法。我们知道阿城和王小波都在云南插队,两人相隔不远,为何阿城写出《棋王》,王小波却写出《黄金时代》?除了受欧美文学影响外,可能也因为王小波在物质上很独立。现在有人把王小波曹雪芹化,说他生活得穷困潦倒,其实不是。我曾经带着学生对王小波代的稿费做了调查。他是读者心灵的评判。你不能不承认,王小波的文字、思想和人格魅力很大,而这种魅力,对当下的文化语境来说,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坚持把“反思王小波”和“弘扬王小波”并置的原因。

读者:关于当代作家的传记很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房伟: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叫“当代无传”,我们缺乏有分量的当代作家传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写中国作家非常困难,传主或者传主亲友对私生活不愿意多提,出现比较多的是评传。比如叶开的《莫言评传》。评传和传记最大的区别是,评传以评为主,但对作家生平的介绍偏弱。当代文学要想经典化,离不开有分量的作家传记。当年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出版后,把沈从文提到了很高的高度。去年,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又出了一本书《沈从文的后半生》,对研究沈从文也很有价值。



【书评】

充满惊喜的魔幻世界

——评《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帕·林·特拉莱斯作品》

□赵孟利

在无数读者心目中,世界著名童话大师帕·林·特拉莱斯的作品有着璀璨夺目的光芒,美丽并且永恒。特拉莱斯是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她以玛丽阿姨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传诵。

玛丽阿姨像荷兰木偶一样,瘦瘦长长,像一双直盯着人的蓝色眼睛。她的目光常常是严厉的,她的言辞常常是刻薄的,她的性格是孤傲自赏的……这大概不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合格保姆吧?但是樱桃树胡同17号的简和迈克尔,还有那对双胞胎,甚至他们的父母,都死心塌地地认定玛丽阿姨是天下最好的保姆。有她在身边,奇迹就会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惊喜多得叫人措手不及。

她总是不动声色甚至好像不耐烦似的把莫大的惊喜带给班克斯家的孩子们。比如说她会从她那个看起来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的手提袋里,魔术般地拿出小到牙刷大到折椅的无穷多的东西,当然包括那个瓶子——每舀一茶匙都会因人而异,迈克尔喝到了冰草莓汁,简喝到橙汁,双胞胎只能喝到牛奶,而玛丽阿

姨的饮料就成了糖酒……怎么样,这是不是很诱人呢?

和玛丽阿姨一起推着摇篮车,走在街道上、公园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上个卖气球的或是卖糖棍的老太太,于是平平淡淡的一天就充满了色彩和声音!即使是到了不得不上床睡觉的时间,只要你在白天许过一个心愿,那么就跟随玛丽阿姨在深夜悄悄地醒来吧,它一定会在午夜星空下,在悠长的钟声里,以某种最奇特的方式实现。

玛丽阿姨带给你魔法般的惊奇,带给你深藏的温暖,带给你人生的智慧,带给你最奇妙的奇幻世界——虽然她音调里几乎没有感情,虽然她常常会在橱窗前自我欣赏很久之后怪别人浪费时间,虽然她常常强硬地命令你不要那样,虽然她会直言不讳地把生命中必有的失落告诉你……

我想即使天空中所有的星星,都落在樱桃树胡同17号的屋顶上,简和迈克尔也不会感觉更惊讶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童话里所能有的最了不起的奇迹,那个奇迹就是——玛丽阿姨。